

【非虚构写作】

追寻胡集书会四十年



1983年胡集书会

□韩克顺

我的家乡惠民县胡集镇，是黄河岸边的古镇，也是交通便捷、商贸繁荣的重镇。这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书会，每年春节后的正月十二大集，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及辽宁等省份的曲艺艺人，会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说书亮艺。

书会上表演的曲艺形式有西河大鼓、东路大鼓、评书、毛竹板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江苏渔鼓、扬琴等。盛时，曲艺艺人达二百多档子（行话，即一帮一伙，一般1-3人，也有1人的）、五百余人，观众多达数万人。数百艺人同时演出，观众看中了，当场议价，商定后留下信物，到村里说书（行话叫卖场子）。鼎盛时，胡集镇方圆五十里的范围内，横跨黄河两岸，上百个村庄有几百位民间艺人同时在村里演出，几万甚至更多观众同时听书，从正月十二晚上持续到正月十六晚上。无怪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教授多次考察后说：“胡集书会，山东独有，全国罕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方系教授石清照（中文名）女士深入考察后连声赞叹：“不虚此行，中国的民间艺术太丰富，太独特了。”

2006年，胡集书会毫无争议地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些年，书会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发展，连黄河中上游的山西省太原莲花落，陕西省陕北说书、内蒙古自治区的二台及东北二人转、江西省萍乡春锣等曲艺节目也到胡集书会展演，给观众带来新奇的感受。2025年胡集镇还建起了胡集书会展播中心，叫响了“赶黄河大集、品曲艺古韵”的胡集书会文化品牌。

作为胡集书会的见证者，作为胡集书会发源地的胡集村人，四十多年来，我与胡集书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作时，每年到书会采访、报道，退休后则到书会考察、研究。

我的家在胡集村老街的西南角，当年的书会会场就在我家南屋东边的场院和湾边上，但我当时以为有集市的地方都有书会，没拿着当事。直到1983年春节后元宵灯节前，听说北京曲协

和山东曲协的领导专家来观摩，才知道胡集这样的书会全国很少。县里对这事很重视，成立了接待小组。当时我在惠民县宣传部工作，负责接待记者和新闻报道。胡集离县城27公里，还是土路，胡集镇上接待条件不给力，这么多人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于是县里决定，从县招待所抽调人员、筹集餐具，正月十一赶到胡集，在刚刚建成的胡集医院的一溜平房安营扎寨，盘灶支锅，就地做好接待工作。我和《大众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也于正月十一赶至胡集采访。

为方便来观摩，也是为了广大群众参观书会，镇上决定把书场从原来老街的场院湾边上搬迁到村西一片几十亩的平坦空地上。正月十二这天，一百多档、四百多位曲艺艺人在这里登台献艺，上万观众观看。

1984年、1985年书会，到这里说书的艺人越来越多，观看的群众越来越踊跃。当时我们地区没有报纸，1985年我写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古老曲市今更繁荣》，稿件还透露了一条信息，胡集镇要筹款建设曲艺厅。

1985年5月20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受胡集镇党委政府邀请，和她的丈夫王印权一同来到胡集，当时行署副专员和惠民县领导接待了她，介绍了胡集灯节书会的情况。刘兰芳非常高兴，对书会大加赞扬，当听说镇上要筹资建曲艺厅时，她当场表态，第二天进行义演，捐资建曲艺厅。刘兰芳夫妇在胡集镇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一个露天大场院里演出，这天虽不逢集，却来了两万多名观众，刘兰芳说了她拿手好戏《岳飞传》中的选段，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最后连谢三次幕才结束。

1986年胡集曲艺厅建成，书会在曲艺厅大院举行，开厅仪式后，数百位艺人演出了各种形式的精彩节目。

曲艺厅的建成、新闻的传播，使胡集灯节书会名声大振。1987年的书会不但评书艺人来的越来越多，而且刘兰芳再次光临，一批全国著名艺术家前来献艺，其中有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郭全宝，还有中央广

播文工团、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北京的艺术家来了，还有一大批记者。那天，应邀前来的刘兰芳等曲艺名家和观众、艺人见面，并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1988年，胡集灯节书会隆重举行，四百多位民间艺人登台献艺，中国曲协副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唐杰忠率中央广播说唱团一行，专程献艺助兴。

随着多种媒体的广泛传播，胡集灯节书会名扬海外，1989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方系教授石清照，在时任山东民俗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的陪同下，前来考察书会，她召开艺人座谈会，走访现场，还在晚会上，敲打铜板，用流利的中国话讲了一段山东快书《大实话》。

据考证，书会源于宋元，盛于明清，书会不仅在元宵节前后有艺人演出，平时胡集二、七大集上，每集都有艺人说书，因此定名称胡集书会。2008年，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率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的艺术家，走进胡集，这是刘兰芳第四次来胡集，她为观众献上了评书《康熙买马》选段，著名相声艺术家唐爱国主持。演出结束后，先后五次来胡集的民俗专家李万鹏等就胡集书会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专题研讨。胡集书会开始复苏，范围扩大，艺人增加，曲目更新，紧贴“返璞归真”，再现“一日能看千台戏，四天可读万卷书”的盛况。

2025年，五千多平方米、高四层的胡集书会展播中心建成，我参观后异常兴奋。今年，是胡集书会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二十周年，在胡集书会开幕的这天，我还要回到胡集，与观众老乡一起，看看有着八百年历史的书会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我还要驻足老宅，看看那几棵枣树、榆树、槐树；我还要走进田野，用坚实的脚步，去丈量那割过麦子、掰过棒子、拾过棉花的热乎乎的土地……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滨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四季零墨】

与时光对坐

□于晓斌

时光的内涵宛若一部大百科全书。它用不知疲倦的精神，以色彩、声音、气息、味道或情感、风俗和仪式等不同方式为其赋形。

迟子建说：“好时光仿佛一场场冬日的妖娆霜花，盛开和消逝，总在刹那之间。”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独自一人读书的样子。那时，父母都下地干农活了，我便拿出自己喜欢的一本书，端坐在板凳上，和着阳光一起读。阳光柔和地洒在书页上，点点光斑在文字上跳跃，那时那一刻的自然让我的阅读也多了份欢喜。读累了，就闭上眼睛，让心灵完全沉浸在这份宁静与温馨之中，任由自己的思绪散漫飞翔。

“故乡就像胎记，是不会消失的。”这是作家麦家的话。在闲暇日，我经常约上几个要好的朋友爬附近的山。累了，就驻足，随便找一块稍微平整的地方坐坐，与时光一起俯瞰山脚及山脚下的故乡大地：阡陌交通如大地擘画的掌纹，山峦叠翠、牛羊散漫，村落朦胧的影像，构成一幅流动的《富春山居图》。村居依山傍水，红瓦砖墙隐在树丛中，远离喧嚣，把弯弯炊烟绕成恬淡的闲适。农人劳作的身影在水面倒映成梦幻场景；河水潺潺，云雾游走，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多了几分仙气，仿佛一晃眼就有人撑一只小船破空而来。那一刻，陶令向往的那个“世外桃源”从笔端蹦出来——那不是与世隔绝的飞地，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秘境。

与时光对坐，发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些事拨动我的心弦，总有一些人带给我温暖与感动。尽管“往事越千年”，可那种种的美好，在时光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值得好好品读，好好珍惜。

多年前，与朋友到浙江绍兴的兰亭去追寻书圣王羲之的墨香与酒香：兴奋地走到“之字碑”前，碑上刻着的那20个“之”字，个个迥异——有的如清风拂柳，有的似劲松傲雪，有的像流水潺潺，有的若山石嶙峋。凝神细看那一个个“之”字，我仿佛能看见当年王羲之挥毫的模样：他蘸饱墨，手腕轻转，笔尖在纸上游走，把山水的灵气、饮酒的快意和对生死的感悟揉进这一个简单的字里。永和九年的那场盛会，仿佛就在眼前：清溪旁，名家席

地而坐，盛酒的曲水流觞顺流而下，杯停处，有人饮酒赋诗，有人击节而歌，而王羲之握着笔，在酒香与诗声里，写下了“死生亦大矣”的喟叹。

有《兰亭序》的崇拜者发出如此慨叹：《兰亭序》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书，更在于文。尤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是对当下欢愉的珍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是对时光流逝的怅惘；而“死生亦大矣”五个字，把个人的悲欢，拉到了天地人生的辽阔维度里。

那时的王羲之，是何等的快意啊！42个人聚会，37首诗，他在微醉之中为诗集作序，笔走龙蛇，一气呵成，由此揭开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从此，兰亭成了一个演绎“曲水流觞”的大舞台，1600多年来，这个大舞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1600多年来，这个大舞台吸纳了无数翰墨精华，高歌浩叹。

与时光对坐，我总会记起龙应台《目送》中的文字：“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也常常想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一书中所写：“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伙伴，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原来亲人的离去，并非一场倾盆而过的骤雨，而是渗入生命肌理、伴随终生呼吸的潮湿。

与时光对坐，仿佛能看到它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岁月轮廓，让后人得以穿越时空，目睹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它既有盛世繁华，亦有乱世悲歌。就像浙江籍作家潘玉毅在《“显微镜”下的鲜活历史》一文中所写：“历史不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也不只有阴暗晦涩的一面，更不只有王朝更替、刀光剑影。真实的历史可能是某个雨天，一群人在屋檐下躲了一会儿雨；可能是暮春时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能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扎根第二故乡……”

历史如此，时光也当如此。与时光对坐，说些体己的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与时光对坐，收获一份宁静、一份温暖、一份惬意。